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緒言

一

對我們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的同仁們來說，今年——民國六十八年，是個大吉大慶之年。不折不扣的，我們有三大吉慶：

第一，今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五週年的日子。這是黨慶，却與我們史料研究中心有着分不開的關係。因為史料研究中心本身，就是十年前為慶祝中國國民黨建黨七十五週年時設立的，是黨慶的產品，也是黨慶的紀念物，它的存在是黨慶的象徵，它的發展也代表着黨慶的光輝；十年來一直為研究中心竭盡棉薄的我們，當建黨八十五週年黨慶來臨的時候，如何不興奮鼓舞？

第二，今年的三月十五日——農曆正月二十一日，是研究中心的創辦人黃季陸先生，八十雙壽的大慶。這一天，是黃府的家慶；由於季老現任國史館館長，也是國史館的館慶；也由於季老曾任黨史會主任委員，現在也還是黨史會委員，黨史會同仁也深感「與有榮焉」；更由於研究中心十年來，一直在季老的苦心培育之下，研究中心的同仁自然也把季老的壽誕，視作是中心大慶。

第三，就是研究中心本身已經存在了十年了。中心成立於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剛剛是十周之期。本來，十年的時間算不了什麼，但想想過去十年間的變化，還是覺得這十年過的很不平凡，很有意義，也很有啓示。因此，當中心建立十週年之日來臨時，我們又情不自禁的引以為慶了。

由於這三慶，使我們工作的同仁高興，也使我們在史學界的朋友們欣慰。自年初開始，朋友們就常問起：三慶卽屆，何以為祝？大家的意見很多，最後的選擇却是：秀才人情，以文志賀。這就是這冊論文集的由來，是二十六位執筆人共同的一份獻禮。

二

由於執筆人的動機在申賀，不拘內容，因此二十六篇文章的體例不一，筆法亦各殊，範圍也就必然的擴大了。以時間和性質作為衡量的標準，大體可以分作三組：

第一組屬於通史範圍，含論文十篇，多為宋、明、清三代的史事。作者有十位，都是卓有成就的學者。其中劉岱教授在美國，林天蔚教授在香港，其餘八位先生賴啓、宋晞、遲景德、張明凱、張玉法、王樹槐、張存武、陳哲三，都在國內各大學和學術機構，從事教學或研究。他們的聲望和成就，

已是耳熟能詳，任何介紹文字都已是多餘的。

第二組的論文十二篇，則純粹屬於民國史的範圍。不過，內容仍然偏重於政治史和外交史，這倒反映出我們目前現代史研究的一個缺點來了——對社會史、經濟史甚至學術思想史的研究，都還不夠。以論文排列先後為序，十二篇論文的作者是陳福霖、李守孔、張朋園、孫子和、李雲漢、李國祁、林泉、蔣永敬、賴澤涵、陳三井、胡春惠、呂芳上。其中陳福霖博士在美國俄亥俄州的邁亞米大學(Miami University)執教，其餘十一位先生都在國內任教。有的已是史學界的白眉，有的則是現代史圈子內的新秀。總說一句：他們都是史學界的棟樑，也都是我們研究中心的熱心贊助者！

第三組有論文四篇，代表四個不同的學術領域。曾介木教授的「儒家思想之價值」，屬哲學範圍，蔡保田博士的「專科職校與人才資源發展」，是他教育的本行；法律系出身的蕭良章主任，順理成章的闡述「現代世界憲政思潮與中華民國憲法之研究」；林玉存先生，對於美國克萊恩氏所著「一九七七年世界國力評估」，作了平實的介紹。

二十六篇論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新。編者所謂新，有三層意義：一是新作品，從來沒有發表過——陳福霖的一篇是原稿改寫，但增加了不少內容；其餘各篇，都是剛出手的新作；一是新材料，如蔣永敬的「胡漢民與清黨運動」，首次應用了胡木蘭女士的珍貴家乘，陳三井的「翁俊明與臺

灣黨部成立的一段經緯」，也首次採用了一個未曾公開的特藏檔案；一是新觀點與新方法，李國祁、王樹槐、張玉法、張朋園、張存武等先生的論文，處處充滿了這一新的精神。走筆至此，編者真是有無比的興奮與驕傲！這就是我們史學研究長足進步的鐵證！

附錄一篇：「十年來的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乃是對我們的領導者，贊助者和一般讀者，所作的一個平實的報告，也是一份在某種限度內可資查證的一份資料。十年來默默耕耘的人們，沒有更能令人滿意的成績，却有無限的信心和虔誠的願望：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更艱鉅的責任要盡，更困苦難關要闖，更能發揮道德勇氣和民族正義的志節，要磨礪，要堅持，要發揚光大！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陽明書屋

編者



黃館長季陸秦主任何孝儀主持學術討論會



學術討論會盛況



心中究研料史國民華中的潭青在落座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目次

緒言

圖片

一

歷史與文學的關係……………劉岱……………一

國史的統緒問題……………賴啓……………一一

論我國地方志的流傳……………宋晞……………三一

目次

宋代宰樞分立制之演變·····	遲景德·····四一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蹟考·····	林天蔚·····六九
王陽明籌邊定亂之研究·····	張明凱·····一一三
清代山東的災荒與救濟·····	張玉法·····一三三
江蘇省的烟毒與禁烟運動·····	王樹槐·····一五九
伍廷芳對美國的排華交涉·····	張存武·····一九一
「遊學譯編」介述·····	陳哲三·····二一三

二

美國「獨立雜誌」對孫中山先生和中國革命的評論 (一九一二——一九二五)·····	陳福霖·····二四五
辛亥革命期間之國際背景·····	李守孔·····二五七
進步黨之結合與權力分配·····	張朋園·····二七九

民初政黨政治中的國民黨·····	孫子和·····三〇五
中山先生護法時期的對美交涉·····	李雲漢·····三三七
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間閩浙地區的政局動盪	
與領導階層的急劇變更·····	李國祁·····三七七
太平洋會議與中國關稅自主運動·····	林 泉·····四一一
胡漢民與清黨運動·····	蔣永敬·····四五一
Sun Fo,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1924-1930·····	賴澤涵·····四八七
翁俊明與臺灣黨部成立的一段經緯·····	陳三井·····五五五
寫在「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韓文版發行之後·····	胡春惠·····五六九
試論傅斯年的史學·····	呂芳上·····五七七

三

儒家思想之價值……………曾介木…………六一一

專科職校與人才資源發展……………蔡保田…………六二七

現代世界憲政思潮與中華民國憲法之研究……………蕭良章…………六四九

美國克萊恩著「一九七七年世界國力評估」……………林玉存…………六七五

附錄

十年來的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六八三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歷史與文學的關係

劉岱

——淺論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的歷史和文學

在中國傳統的人文教育中，文、史原無明顯的分野；而此一優良的傳統，在近代學術的嚴密分類趨勢下，已漸次消逝。目前，一般研究歷史的人，已很少去閱讀一代的文學作品；而研究文學的人，更少有人去觀察一代的歷史背景。其實，一個時代的政治興替，社會變遷，以及其思想的流變發展，無不表現於當代的文學作品之中。所以，研究歷史的人，在一般史料中所見到的只是過往的事蹟，而在當代的文學作品中却能感受到一代的情操，去體悟這一代人生的真實生命。在另一方面，研究文學的人，在文學作品中所見到的是文字和意象，而隱藏在這文字和意象的後面，却是一代的歷史經驗和感受。因此，文學作品中的歷史內涵，又必須在對當代歷史的觀察和了解中去探求。歷史與文學的關

係，實在是極密切而無法分離的。筆者謹試以十七、八世紀的英國歷史和文學為例，略作說明。

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歷史過程中，從政治史的角度看，自然以一六四〇到一六六〇年間的清教徒革命最為重要，在思想史上，當推近代科學思想的興起；而在社會史上，無疑的要算近代工商社會的發展和近代城市生活的形成。這些重要的歷史史實和發展也處處表現在當代的文學作品中。

先以近代科學思想的興起為例。當然，近代新科學思想的興起和發展，並不淵源於英國，也不侷限於英國，然而，十七世紀的英國對西方近代新科學思想的發展，確有其重要的貢獻。十七世紀的初葉有基爾伯特 (William Gilbert) 和培根 (Francis Bacon)，末葉有包義爾 (Robert Boyle) 和牛頓 (Isaac Newton)。從廣義的文化史看，近代新科學思想的興起並不單單是關係着自然科學的事。從哥白尼 (Nicholas Copernicus) 到第寇 (Tycho Brahe)、卡普勒 (Johannes Kepler)、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這一系列科學人物們的新發現，整個改變了西方一千多年來的傳統宇宙觀以及其對自然、宗教、和人生的看法。這是一個漫長的歷程，也是一個驚人心魄的歷程。過去西方人所接受信賴的宇宙(觀)消逝了，而新的宇宙(觀)猶待產生，當時，這科學革命在人們心靈深處所造成的困惑，實集我們今天所能想像。而這種感受，却被十七世紀初英國詩人丹恩 (John Donne) 的詩句捕捉到了：

The New Philosophy calls all in doubt,

The Element of Fire is quite put out;

The Sun is lost, and th' Earth, and no man's wit
Can well direct him where to look for it...

'Tis all in pieces, all coherence gone;

All just supply, and all Relation.

我們要了解這些詩句所涵藏的感受，就必須去了解西方一千多年來所接受的亞理斯多德（Aristotle）的宇宙論和自然哲學，以及新科學思想興起初期的歷史過程中所造成的困擾。其實，這一思想史上的演變，在當代的歷史意義，研究歷史的人也只有這樣詩句中才能有真實的感受。這當然不限於丹恩的詩句。其他，在柴普曼（George Chapman）和哥瑞維爾（Fulke Greville）的詩中，也有類似的描述。再者，由於新科學思想也影響了宗教信仰的內涵，所以，十七世紀的英國便出現了自然宗教觀（Natural Religion 或 Deism）的思想。從這個角度看，錐頓（John Dryden）為傳統基督教教義辯護的詩句，也可說是這段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Dim as the borrowed beams of moon and stars

To lonely, weary, wandering travelers,

Is Reason to the Soul; and as on high

Those rolling fires discovers but the sky,

Not light us here, so Reason's glimmering ray

Was lent, not to assure our doubtful way,
But guide us upward to a better day.
And as those nightly tapers disappear,
When day's bright lord ascends our hemisphere;
So pale grows Reason at Religion's sight;
So dies, and so dissolves in supernatural light.

這段思想史發展的過程，一直到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才算完成。由於牛頓學說的發表，一個新的宇宙觀又重新建立，因之，當代人們心靈深處的感受也隨之不同了。新的科學所帶來的不再是困惑和疑懼，而是對宇宙新秩序的景慕和認知，對新科學的接受和信賴。這種新的感受和情操也清楚的表現在當時詩人的作品中，譬如，艾迪生（Joseph Addison）就寫道：

The spacious firmament on high
With all the blue ethereal sky,
And spangled heavens a shining frame,
The great Original proclaim.
The unwearied Sun from day to day
Does his Creator's power display;